

# 翁锡辉翻译印尼小说和战斗歌曲 I

上世纪北京的一个冬天，一个人走进我的家，后来他成为了我的丈夫。

这世纪广州的一个夏天，同样是这个人，却默默离开了人世。留下的是他的故事，我们的回忆……

## 叔母亲如生母

他叫翁锡辉，出生在福建龙岩西安村的翁家院里。在他之前，他母亲生过3个女孩，都夭折了，他的出生给全家人带来一片欢喜，尤其是他的祖母，这个一直想抱孙子的老人，这次笑得最开心。

翁家是一个大家族，但他家人还都是以务农为生，祖父在53岁的那年不幸身亡，父亲只好与同族人渡海来到了马来亚当学徒工。



2010年10月，翁锡辉与妻子杨桂茹金婚合影

还是幼儿的他，身边是祖母、母亲、二叔母等女性，正是这些女性用特有的关爱呵护着他，使他从小就懂事，跟着大人干活，捡稻穗、采兔草也算他早期的衣活。

尤其是叔母，对他有着一种别一样的爱，他也感觉叔母如同生母一样亲切。原来，他的二叔母是出生在印尼的广东人，嫁给二叔后，生了一个儿子。于是二叔就带着妻子儿子回到龙岩，想让祖母看看她的大孙子。哪想到，回到老

家后，这个翁家的大孙却因病夭亡。此时叔母奶水还很多，就将他抱来喂，一直喂到叔母回印尼。

也许因为他吸吮过她的奶水，也许他改用了她儿子的名字，几十年来，只要是为了他，这位叔母什么都愿意。听说他需要打字机，她就从印尼寄来；时隔多年两

人相见后，叔母激动得彻夜未眠；到了后来，老人家希望到我们家住一段时间，但最终这个没能实现。

## 接二连三的遭遇

日本侵略者的战火一步步地逼近福建。受他父亲委托，三叔从印尼回来将他们三代人接到印尼，这也是他有史以来第一次的逃难，他们一行7人乘坐轿子从龙岩出发，走到江西赣州，然后再乘火车到广州到了香港后再搭邮轮到了印尼。

他们一家来到印尼西爪哇丹绒不碌，在夜晚的码头上，他生平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。刚到这里时，大家都住在位于雅加达的孟加勿刹街二叔家里，而二叔母是出生当地的华人，周围环境以及当地语言她都很熟悉。

哪想到，刚刚过去4年，日本侵略的战火也烧到了印尼，他们及家人又开始去逃难，但在山区生活条件艰苦，很多人都得了病。无奈之下，他们只好回到雅加达城里。

1942年的一天，一群日本宪兵冲进二叔开的照相馆，这时父亲正好在干活，宪兵向父亲逼问二叔翁福林的去向，父亲的确不知道，于是宪兵就把父亲殴打在地。后来，日本

宪兵还是把身为侨领的二叔抓进集中营，他的财产被没收，照相馆也被迫关闭。好不容易熬到日本人投降，一天，一对荷兰军官夫妻来到父亲开的冷饮店，看到摆在货架上出售的德国相机，叫嚷着“这是敌货，必须没收。”这时刚从日本监狱出来的二叔看到后怒不可遏，一边怒吼，一边把相机抢回来。几天后，店里又来了两个带枪的英国兵。一边把枪指着父亲，一边把钱柜里的钱搜走，连裤子口袋里的钱也被抢走。

接二连三的遭遇，使得他父亲不想再留在印尼，萌发了回国的念头。

## 从上海到北京

1946年，他全家回到了家龙岩。第二年，15岁的什考上了中学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就该由于他学习好，思想进步，成为了学校第一批共青团员，在转学到龙溪中学后，还被学校选为漳州市第一届学生代表大会的代表。高中之后，学校将他保送到上海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。来到上海后，被分配到了印尼



翁锡辉全家福